



▲骆驼爬犁唤起儿时记忆。 陈力摄

去呼伦贝尔 赴一场冰雪之约

□ 陈力

早些时候,还属深秋,呼伦贝尔就迎来飘飘洒洒的雪花。内蒙古这个最东边的地方,也是最早出现冬景的地方。呼伦贝尔市所辖县级市牙克石获评“中国冰雪之都”,相关的评估报告这样描述:这里生态环境好,降雪量丰沛,初雪早、终雪迟、雪期长,积雪期有199天,冬季积雪日为全国之首。

今年12月7日,农历大雪节气,呼伦贝尔启动了首个冰雪日,举办了盛大开雪节。其实,这片25万多平方公里的美丽土地,早已素裹银装。完全有条件,在这洁白的大地上勾勒最新最美的图画了。

让更多的人上冰雪

在呼伦贝尔,随处可见“相约十四冬,魅力内蒙古”“点燃冰雪激情,绽放中国梦”等彩色标语。许多人的手机上都会被推送“十四冬倒计时还有一年、还有百天、还有两个月”之类的信息。

十四冬的全称是“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2020年2月16日将在主赛区呼伦贝尔开幕。海拉尔区街头散步的王大爷经常给外地人导游:报纸上说了,十四冬的项目设置跟2022年北京冬奥会保持一致,所以说十四冬是北京冬奥的一次彩排。在呼伦贝尔备战的蒙古国运动员将参加十四冬的所有项目,所以说呼伦贝尔的冰雪项目是十四冬的一次彩排。

果然,以“卷云”和“哈达”为外形的呼伦贝尔主场馆十分醒目,已成海拉尔区一道新景。“主场馆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将承担十四冬开幕式、闭幕式、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活动和比赛。”场馆建设负责人于洋介绍,十四冬主场馆总占地面积为18.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场馆建设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大道速滑馆400米跑道26米回转弯半径填补了自治区承办国际A级赛事的空白。十四冬结束后,场馆也不会闲置,因为热爱冰上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位于谢尔塔拉镇的“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是呼伦贝尔冰雪运动爱好者的本大本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十四冬,让更多的人上冰雪,基地副总经理隋双羽今年10月“千里走单骑”——他在摩托车上贴上十四冬的车贴,一人驾车从海拉尔出发,经内蒙古、辽宁多个城市,历时12天到达北京。每到一地,他都给当地车友发一份邀请,请他们来感受呼伦贝尔的冬天、来体验冰雪运动。回到海拉尔,隋双羽就紧锣密鼓地筹办“冬季英雄会”:从12月31日到明年3月初,除了举办雪地摩托锦标赛、冰雪车王争霸赛,还将设置国际冬泳邀请赛。

呼伦贝尔市的冰雪运动有着深厚的传统,曾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近5年共获得13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牙克石市先后多次承办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连续3年举办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夏巡赛。扎兰屯市每年都承办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比赛、空中技



▲呼伦贝尔举办盛大开雪节。李新军摄

巧比赛。目前,呼伦贝尔市开展冬季项目训练的业余体校有8所,冬季传统体育项目学校有20所,冬季项目青少年俱乐部有5家,呼伦贝尔学院开设冬季冰雪体育课。当地还把民间的打爬犁、出溜滑、单(双)轨自助爬犁、雪地足球编入地方教材。目前,海拉尔区每年上冰雪活动的青少年人数达到万人以上。

让更多的人赏冰雪

12月18日,巴尔虎草原上的冬捕开始了。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零下29摄氏度的严寒使人伸手就被冻僵。近万人还是向新巴尔虎左旗诺干湖赶去。

“皑皑白雪抹平了这里的河与岸,但我们对四季旅游的认识日益清晰。”内蒙古新龙凤投资集团董事长陈雪晶说,“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一环就是把‘冷资源’转为‘热产业’。”自2017年起,集团在诺干湖景区连续三年举办了渔猎文化活动。同时将广汽集团赛区试验场引入诺干湖景区,填补了诺干湖冬季旅游的“空白”,解除了各种服务设施的“冬眠”状态。

游客来了,当地的牧民也来了。牧民伊力格赶着骆驼爬犁载客,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从前牧民管大雪封山叫‘白灾’,牲口常常因为缺棚圈缺草料死亡,下大雪就会受损失。”伊力格说,“建设畜养不再受灾,冬季旅游增加收入。牧民们过去怕下雪,现在盼下雪。”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游客在冬捕后以11888元拍得“鱼王”,博得头彩,心情也是格外高兴。新巴尔虎左旗旗委常委、常务副旗长杨晓刚表示,诺干湖渔猎,再一次吹响了新巴尔虎左旗2019年冬季旅游系列活动的号角。新的一年,左旗要借助十四冬,对“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进行破题。

呼伦贝尔四时美丽,春天碧水潺潺,夏天花香幽幽,秋天松涛阵阵,冬天白雪皑皑。为发展冰雪产业,全市不断提升“冰雪那达慕”“中俄蒙国际冰雪节”“中国冷极节”“冰雪马拉松”等冬季旅游活动影响力。按照“冰雪+体育”“冰雪+民俗”“冰雪+文化”等融合要求,2019年推出了4条冰雪精品旅游线路,10大冰雪品牌活动和7大冰雪体验产品,冰雪旅游活动将延续到明年3月,持续整个冬季。从呼伦贝尔冬季英雄会到“十四冬”冰雪嘉年华,从“呼伦贝尔号”草原森林旅游列车到白音哈达天天那达慕冰雪乐园,从冰雕雪雕到冰灯雪屋,从雪原赛马到寒驼选美,从冰雪品牌赛事到大众冰雪运动,从牧区、林区、农区特色美食到冷锅火锅致致品尝,从各个民族冰雪自选动作到中俄蒙“白雪公主”评选……呼伦贝尔将用深度体验点燃每位游客的冰雪激情。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呼伦贝尔市冬季旅游接待人数由210万人次增加到271万人次,年均增长8.8%。冬季旅游收入由84亿元增长到124亿元,年均增长14%。今年好大雪,旧数据注定要被刷新了。

张家口:逐梦冰雪运动

□ 高兴贵 陈晓东

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是全国首所体教结合的冰雪学校。目前,该校在校学员826名,其中专业运动员127名,组建了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单板U型场地、单板平行大回转、坡面障碍技巧及大跳台、速度滑冰等6支专业队伍。教练员和学员在课余还致力推广冰雪运动走进社区、农村和中小学,推动“到2022年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实现,成为冰雪运动的“助推剂”和“播种机”。图为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学员在崇礼滑雪场进行训练。



随手拍

上往里瞧。

作为孩子,我们看的不是剧情,也不是戏,而是人。谁的父亲演了花脸,谁的叔叔演了小丑,谁的姐姐演了太后,都可以成为我们看过之后好多天的“谈资”。在孩子们心里,剧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戏里花花绿绿的人。所以,唱戏的日子在我们漫长的期盼中到来,那可是化了妆、穿上行头登台的日子啊!

戏要整整排演一个冬天,到春节那几天才正式上演。一般在正月初二开始,村里人把那些装戏衣的箱子,像宝贝一样抬出来,然后用那花花绿绿的幕布武装戏台,每年还会置办一两个布景,挂在舞台后面。从搭台子那一刻起,孩子们就在舞台前的院子里奔跑打闹,体会一年中最大的盛事。我们早早地搬着家里各色各样高低不一的板凳,去戏台下占座位,而年长一些的人,力气大,干脆就从附近搬几块大石头,垒起一个座席来。

戏在下午开场。新春的太阳刚刚偏西,锣鼓铙钹就在戏台上敲响,我们的心也跟着这高亢的声响而激动起来。我一直不知道北方的戏为什么那么喜欢用锣鼓铙钹这些乐器。这声响不仅把所有的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戏台前,而且在两边山间引来更大的回音,几里之外都能听得到。那响亮的锣鼓声甚至漫过了岁月,30多年来一直回响在我记忆深处,散也散不去。

两三百口人的村庄,上百人的戏班子。在鼓乐声中登场的每个人,我们只要定睛一看,甚至听他开口一唱,就知道这是谁的爹,那是谁的娘。让我们纳闷的是,那些平日日里穿一件黑布棉袄,双手插进袖子里,连走路都拖沓沓的长辈,为什么一到台上,穿上行头就那么有精神;时常连说话也慢吞吞的人,唱起戏来却不敢歇气唱出一大段台词,而且那么情感激烈;生活中见面都不肯吭气的叔叔,坐在戏台一侧拉起二胡来,虽然眯缝着双眼摇头晃脑,却也拉不错……我们熟悉的长辈在戏台上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长大之后,看到“戏如人生”四个字,我才慢慢理解起小时候留在舞台上的记忆。层层叠叠的梯田,连绵不绝的大山,其实把农民的生存空间压得很窄很窄。经年劳作,只有走上舞台,他们才可以放声一吼,才能够尽情哭笑。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舞台,每个人都渴望自我展示。在村边那石头垒砌的简陋舞台上,我的长辈们按照“脚本”放声歌哭。也许,他们唱的是戏,宣泄的却是对生活、对山水、对土地的情感,展示的是自己心中说不出的向往。

等我开始看懂村里的戏时,戏班子却很快就散伙了。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人走出村子到外边谋生活,还有十几户人家搬迁到外地,戏班子再也凑不齐,村边的舞台便沉寂

你那里下雪了吗?这是冬天里最温馨的问候,承载着雪景的分享,冷暖的挂牵,还可能激活了旧日的回忆。

俗话说,无雪不成冬。还真是,因为有了雪,冬天才有韵味,北风才有气势,梅花才有精神,大地河山才有机会展示广袤辽阔的规模和雄伟壮美的轮廓。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祖先的节气表能传承数千年,自然是灵验的,每年的大雪节气都是赏雪的好时节。

自然征候,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各人有各人的喜好,有的北方人不喜欢南方浙浙的雨,有的南方人最讨厌北方犀利的风。但是一提到雪,南北就瞬间达成了共识。

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北方的雪。下的时候,是纷纷扬扬的磅礴大气。停的时候,是笼罩四野的沉稳厚重。洗尽了积年的尘霾,滋润了越冬的苗木,也淡定了人世的浮躁。

江南雪,轻素剪云端。雪到了南方,多了几分轻盈淡雅。飞檐点笔银花现,南方的雪是珍贵的,禁不得浪费,所以只能点到即止。

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至今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短短四行,二十八个字,一句“快雪时晴”,道尽了南方雪的美好与短暂。

触景生情。既然是雪,总是要化的,一如人生寄世。所以赏雪人最易产生代入感,于是苏轼有了“雪泥鸿爪”的感慨,柳宗元有了“独钓寒江雪”的沉淀。

不过也不要就此陷入惜时伤怀之中,雪后的崇山峻岭,风烟一收,自是一番静好妖娆。

“雪压松枝低,虽低不着泥。待到红日出,依旧与云齐。”也许只有身经百战,阅尽起伏,才能有朱元璋这般感慨,才能有这般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深邃。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自古至今,雪就是引人遐思的尤物。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是曹植心中的女神。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逸致。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这是纳兰性德的家国情怀。

雪,也是人情百态的尺度。一样的雪,囊萤映雪,是贫家子弟的苦读;扫雪烹茶,是达官贵人的雅兴。同是才女,“未若柳絮因风起”,是谢道韞简洁轻快的闲情;“试灯无意思,踏雪无心情”,是李清照凄凉冷落的哀吟。都是将军,天兵照雪下玉关,亮丽了霍去病的疆场;大雪纷飞风波亭,肃杀了岳飞的光芒。都是帝王,“山川灭没雪作海”,成了李后主的亡国之音;“紫空渐夕照,破彩谢晨霞”,留下唐太宗的开国壮志。

雪,也是文人墨客妙思精巧的佐使。豹子头风雪山神庙,雪必须下得够“紧”,才能表现逼上梁山的被动。刘备雪中访孔明,暗含着古代士大夫对“见贤须以其道”的讲究。魔界寒风飘大雪,唐僧拜佛履层冰,诠释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修身艰辛。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有覆万物于一瞬的大雪,才能帮助曹雪芹完成“色即是空”的终极表达。

雪,也是英雄事业最壮观的背景。“饥餐天上雪”,贝加尔湖畔的雪考验了大汉使节苏武的气节。“雪夜下蔡州”,中原的雪成就了唐代将军李愬的威名。“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岷山的雪见证了英勇红军关山横渡的豪情。

大雪满初晨,开门万象新。这大雪后的万象清新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时代背景呢。

流年

山村看戏

□ 魏永刚

冬闲之后,听说故乡又请来戏班子唱三天大戏,我耳边仿佛响起那锣鼓铙钹声,还有那高亢的呐喊。

我对于戏剧的理解,或者说感受,全部来自小时候村里的戏班子。据说,村里戏班子至少有100多年历史。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听着锣鼓和二胡长大的。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农民在一年比一年更大的丰收中感受着新希望。电影和看戏是繁忙的农村生活中仅有的娱乐活动。和看戏相比,演电影似乎草率多了。挂一个幕布,支一架机器,嗒嗒嗒地响起,一束光照到幕布上,就映出高楼大厦和陌生的面孔。其实,那些故事,我们这些孩子大都弄不懂。

唱戏则要隆重得多,至少得有上半年准备。地里的收获结束之后,村里人便在公共窑洞里开始排戏。手头宽裕起来的农民,掏钱请外地师傅来教戏。冬天还没有来临,我们就可以听到窑洞里传出咿咿呀呀的清唱。当一个一个角色单独学习到一定程度,戏班子便要集中起来排演一次。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排演很有过节的味道。一台戏,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角色,就在那不大的窑洞空地上展开,当然没有“观众席”。那些父母是戏班子的孩子,才有可能钻进去,到某个角落“看戏”。我们只能站在门外,透过门缝听,甚至几个人爬在一个窄窄的窗台

了。舅舅是一位老演员,六七岁时就跟着他的爷爷学习走台步,戏班子里的角色,除了扮演年轻妇女的青衣和花旦,他几乎都演过。这出戏里是花脸,那出戏里是小丑,下一出戏又扮演老太太,仿佛他也会“七十二变”一般。他把所有的智慧和生活感悟都融进了舞台上的角色。脱去行头,他依旧是那个扛起锄头下地、躬身耕作头也不回的农民。

戏班子渐渐散伙,舅舅的冬天也清闲了,但戏可能一直在他心中。有一天村里住下一群旅游的人,晚上要唱歌,舅舅则自告奋勇地给他们唱起戏来。尽管已经没有锣鼓,没有舞台,但舅舅站在那里唱得有模有样。已经70多岁的他,唱了一段又一段,夜深了也不愿停下来。这高亢的清唱,就像村外肃穆的大山那样显得孤独而苍凉。

唱戏总是人们忘不了的节日。于是,村里请来戏班子,又在舞台上挂起幕布,唱的还是乡亲们熟悉的上党梆子,但是我们知道剧中的角色,却不认识那些人了。舅舅,还有和舅舅一样喜欢在舞台上放声歌哭的长辈们,只能在台前当观众。

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响起来,声调似乎是那样熟悉,声响在两山之间的回音也和过去一样,但我知道,那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声响了。舞台上仍然有戏,但唱戏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了。山村的戏啊,叫我如何不想念!